



万 象 丛 书

张 德 明 编

麻 风 病 院 的 世 界



· 万象丛书 ·

麻风病院的世界

——台湾报导文学精选

张德明 编

人民日报出版社

·万象丛书·

麻风病院的世界

——台湾报导文学精选

张德明 编

*

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36开本 印张12.5 字数199千字

1988年7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7400 定价2.80元

I S B N 7-80002-054-1/I·29

编 者 的 话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万象丛书》，是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反映当代社会生活的真实报告，也是一套带有社会调查性质的著述和作品。

改革，是一项巨大而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它涉及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层次，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角落。它的过程，充满着时代潮流与历史陈迹的冲撞，守旧和进取的角逐，科学与愚昧的消长，新与旧的交替，正确与谬误的斗争。因此，为了探索改革的道路，推动改革的深化，我们应当了解社会的现实，理解各阶层人民的意向和追求，创造和喜悦，矛盾和困扰，反映形形色色，千姿百态的社会生活和社会问题。

我们愿这套《万象丛书》，能够为认识社会，了解国情，接触实际，亲近人民，提供比较丰富的，真实准确的，富于精彩的信息和画面。

本丛书面向对新事物富有敏感的青年，也面向全社会的广大读者。它的体裁主要为报告文学、调查报告、社会问题研究，兼收部分旅游、民俗和以文学艺术为中心的作品。欢迎作家、记者和学者为本丛书撰稿，并欢迎广大读者提出建议和批评。

人民日报出版社编辑部

1988年1月

目 录

台湾报导文学鸟瞰(代序)	张德明(1)
我在淡水河两岸做历史的狩猎	李利国(15)
破碎了的淘金梦	古蒙仁(55)
几番踏出阡陌路	马以工(122)
跟我来访恒春	王 拓(174)
大地反扑	心 岱(208)
养鸭记	薛不全(226)
西皮福路的故事	邱坤良(238)
阿美族的生活习俗	曾月娥(268)
麻风病院的世界	翁台生(306)
难遣人间未了情	林清玄(332)
最后的妆扮	陈铭礞(368)

台湾报导文学鸟瞰（代序）

张德明

（一）

七十年代中期以来，台湾的文坛上出现了一股“报导文学热”。一九七五年，《中国时报》率先倡导这种文体，在《人间》副刊上开辟了“现实的边缘”专栏，“用最深切的关怀与生动的语言把我们的社会现状反映在我们面前”。《台湾时报》、《联合报》、《台湾新闻报》、《民生报》、《民族晚报》等报纸纷纷响应，各家报纸都推出了大量的报导文学作品。仅仅四、五年时间，由于报纸的大力提倡，报导文学已在文坛内外蔚然成风。

除了报纸之外，台湾的许多杂志也为推动报导文学十分积极。《综合月刊》“以报导文学为推动关怀社会的主力”。《大同半月刊》希望“透过报导文学的探讨，协助国民、社会与国家的建设，趋向更进步、更实际”。《皇冠》杂志还配以心岱、马

以王、桂文亚三位女作家为自己杂志专门从事报导文学创作的主要健将。一九八五年，著名作家陈映真还专门创办了一本以发表报导文学为主的杂志《人间》，“以图片、文字去记录、报导和评论现实生活”。其他如《台湾妇女》、《户外生活》、《时报周刊》等杂志，也各自作出了自己的努力。而台湾的许多出版社这几年来则出版了大量的报导文学作品集。

与此同时，中华电视台开辟了特别节目，对报导文学的发展与社会效益做了肯定的解析与宣扬，这个节目除了详尽说明报导文学在台湾发展的事实与成果，并就这项绩效，介绍了青年作家陈铭璜、古蒙仁、林清玄，为他们在该项文学工作中所表现的人道精神与奋勉的毅力，给予应得的表彰。台湾的电视台还重视电视报导文学的创作，让报导文学从文字走进画面。

在台湾的一些大专院校的中文系和新闻系，专门开设了研究报导文学的课程，一些报导文学作家、评论家和大众传播工作者，常常去大学讲课座谈，学校的文艺、新闻社团经常安排报导文学的讨论，并发动学生去接触广大的社会和人群，以及生存的社会环境，提出报告，使报导文学这门课成为“学习的文学”、“实践的文学”。一些报纸也经常邀请大专院校师生、文艺界新闻界

人士座谈报导文学，从理论上加以分析提高。

为了推动和促进报导文学的创作，台湾的报纸、刊物以及有关的文艺协会、团体，还经常举办报导文学的评奖活动，影响最大的数《中国时报》的报导文学奖。从一九七八年以来，连续评了几届，吸引了一大批作者和读者。获奖作品奖金丰厚，但是要求也十分严格。通过评奖推荐活动，台湾文坛涌现了一批卓有成绩的报导文学作家，比较突出的有陈铭璜、古蒙仁、心岱、马以工、林清玄、李利国、孔康、杨宪宏、翁台生、徐仁修等。报导文学的魅力也吸引了一些小说家、散文家、诗人。陈映真、张晓风、黄春明等作家也经常涉足在这个领域。黄春明说：“我是以一种严肃的心情，痛下苦功夫，来做这件事情的”，他把写报导文学与写小说等量齐观，跑遍了台湾各地进行采访，他觉得透过这种形式，更可以看到现实生活的反应。

(二)

台湾报导文学的崛起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的。

七十年代中期，正值台湾同胞反对台湾社会全盘西化，反对美、日对台湾的经济掠夺，台湾

出现了一股争取自由和民主的热潮。文学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必然要反映民众的愿望和呼声。而原有的小说、散文、诗歌在表现这些生活的直接性与冲击力方面，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中国时报》的《人间》副刊的主编高信疆认为“时代环境与社会结构的变迁，必须有一种更主动、更积极、更参与社会、更有说服力的文学形式产生，才能合乎社会的要求”。这种形式就是报导文学，高信疆找到了它，并大力倡导。他说：“报导文学能够产生很强的认同意识，唤起整个社会、国家的同胞爱、民族情。”它能“为我们的时代作见证，历史作见证，使我们对土地、人物及整个大的民族理想有认同的感情，使我们认识自己的社会与历史”。高信疆认为，报导文学的功能在于“为一个民族塑形象，为一个社会留记录，为异时异地的人做桥梁。”

报导文学另一个应运而生的原因是：五十年代以后，台湾的文学界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严重，许多小说、散文、诗都脱离了一般人的生活，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是反映非常窄小的个人自我世界的呓语，得不到大多数读者的关心，另一种是注重形式，在文学作品中没有故事、没有情节、没有人物，强调“象征”、“意念”，甚至照搬西方几个现代派作家的固定模式，广大

读者对此毫无兴趣。显然，在“全盘西化”的影响下，文学出现了危机，走向自己的死胡同。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有识之士高举起民族文学的旗帜，提倡文学要“言之有物”，要反映自己本民族的生活，要回归到自己的乡土上来。评论家蒋勋指出：“在文学发生了内容贫乏的病症时，报导文学的起来填补了这个空隙，做了一种平衡，”可以说，它是对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的一种挑战。获奖作家孔康说：“客观而言，报导文学这种新的文学形式，要比小说更容易为广大的现代读者所接受，因为至少它的文字‘可读性’较高，使得比较多的读者能够轻易地看下去，而提高文学的传播效果。”而青年作家陈铭璁更是认为，报导文学是一种“最能表现时代意义、社会活动以及真实人生的文学”。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使台湾的报导文学从一出现开始，就成为“文坛的一股主流”，创作活动经久不衰。

(三)

纵览台湾十多年来报导文学的创作，它集中反映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追寻台湾的历史踪迹。象李利国的《我在淡

水河两岸做历史的狩猎》、马以工的《几番踏出阡陌路》、《寻找老台湾》、王拓的《跟我来 访恒春》等等，这些作品都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台湾某一地区的变迁，抚今追昔，回顾沧桑。这类作品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充分肯定先民们的开发创业精神，其中也热情歌颂了早年大陆上去的汉族移民拓荒者，他们与台湾本地人民一起，胼手胝足，开发了台湾，使它成为一块富饶的宝地，作者宣传了海峡两岸人民是一家，是亲兄弟，有的作品还透出了对统一祖国的渴望。二是这类作品在回顾历史的时候，往往抨击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弊端，提出了继承和发扬优良的民族传统的问题。

揭露和鞭挞帝国主义对台湾的掠夺和侵略。古蒙仁的作品在这方面尤其旗帜鲜明。他的《破碎了的淘金梦》，用大量的史料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台湾矿产资源的掠夺，《黑色的部落》中生动地描写了台湾泰雅族在李栋山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感人场面，而他的《小苹果的滋味》则以今昔对比的手法揭露了美国苹果大量输入台湾后，严重冲击了台湾市场，造成台湾苹果价格暴跌，使世代靠苹果为生的果农纷纷破产。另外，如李利国的《红毛城》、萌华的《东洋过渡》等，也都是揭露帝国主义侵略台湾的作品，这些作品告诉人们，“不要再只熟读美国的华盛顿，而忘记了自己的

国耻；只记住了法国香水，而不知道法国兵登陆淡水的侵略……，忘记了历史和乡土方位的人，必然找不到走向”（唐文标）。

反映了下层人民生活的疾苦。陈铭璜的《卖血人》发表时在台湾引起轰动，因为它呈现了“社会群众中一类被忽略的人群的生活层面”，他们以卖血为职业，中间又受到了牛头的剥削，揭露了台北这个现代城市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对于这样一个严重地触犯人权的问题，是应当用法律予以制裁的，然而当局者对于血牛抽头的罪行却听之任之，立法委员表示无可奈何，医院又眼开眼闭，新闻界甚至有人认为血牛是“值得尊重的一群”，抽头是“合法”的。于是，卖血的照样要卖血，因为他们为了生存而需要钱，牛头照样剥削他们，因为法律治不了这种惨无人道的事情。薛不全的《养鸭记》和《矿工泪》是分别揭露了多如牛毛的台湾税收制度及灾变下的矿工们的悲惨生活。詹季洋的《红粉心曲听轻弹》则是反映了台湾铁蹄下的少女遭蹂躏、受摧残、陷入重重火坑的情景。侯德健的《落难的龙的传人》、李利国的《我在人类文明的生死分水线上》则反映了泰国边境难民营中华侨的苦难生活。

介绍了高山族同胞的生活和习俗。高山族同胞是我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它占台湾总人

口的六十分之一，有十多个少数民族组成，她们与我们祖国的其他民族一样，是勇敢、勤劳的民族。过去，由于自然的和人为的原因，我们对高山族同胞知之甚少，甚至非常陌生。一些作家出于对高山族同胞的关怀，纷纷撰文向外部世界介绍他们。比较有影响的作品有高山族女作家曾月娥的《阿美族的生活习俗》，为我们详细介绍了阿美族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惯。古蒙仁的《黑色的部落》从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各个方面考察了秀峦村的泰雅族，反映了他们正在向现代文明进步，同时作者也提出山地建设非一蹴可就，有赖于山胞及平地人的共同的长期努力。陈铭礪的《最后一把番刀》表现了现代文明给高山族带来的心理上的和生活上的冲击，提出了山胞纷纷进入现代都市以后如何从生活上、心理上尽快适应，如何既不拒绝接受现代文明的影响、又能保持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如何解决高山族女性和平地人通婚后造成的不平衡的婚姻发展，以及山胞人力外流以后，给山地的农业、经济、教育带来的影响等等，作者出于爱心，既提出了问题，又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有益建议和方法。

呼吁保护大自然环境。台湾的环境污染十分严重，除了人为的掠夺自然资源以外，工业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危害已直接威胁到人的生存，这个

问题已引起了人们的深深担忧和强烈关注，近几年来，有许多作品就是反映这个题材。杨宪宏的《走过伤心地》集中反映了最近几年中发生在台湾的一连串的公害事件，如湾里的焚烧废电缆带来的戴欧辛剧毒物的飘放，李长荣化工厂排放废水废气严重玷污了水源，礼乐炼铜厂使周围的土地变成一片焦土等等，徐仁修的《大地受伤》则反映了由于环境污染和人为的破坏，使台湾大自然中的有些动物和植物遭到了灭顶之灾，呼吁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在这方面贡献最大的是女作家心岱，这几年来，她的足迹踏遍了宝岛，采写了一系列的作品，不遗余力地为大自然呐喊，她的《大地反扑》、《美丽新世界》等作品都是有口皆碑的杰作。在呼吁保护自然环境的同时，还有一些作品则呼吁保护历史文化环境，马以工的《寻找老台湾》、张晓风的《新灯、旧灯——林安泰古厝拆除一日记实》、王镇华的《台湾现有的书院建筑》等作品提出了好好保护历史文物建筑、保护优秀的文化遗产的问题。

除了以上这些题材以外，台湾还有一些报导文学作者，把自己的笔伸向了文学、艺术、教育、卫生等领域，描写了一批有成就的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教育卫生工作者，作为人生的楷模介绍给读者。林清玄的《难遣人间未了情》就是写

了一批这样的人物，比较有影响的还有孔康的反映研究蚊子专家连博士事迹的《捕虫者》，黄沁珠的反映台湾第一个裸体女模特儿生涯的《裸得象一座神》等等。总之，台湾报导文学的题材还是比较广阔的，揭示生活也有一定的深度。

(四)

近几年来，台湾文坛上对报导文学的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在谈到报导文学的形式特征时，大家认为“这种新文学形式必需有社会性、前瞻性和文学性；它是以事实为根据，在时间的压力下，开拓文学新境界的媒体；它必需仍不脱文学的正统，具有优美的述说及主观的智见，然而它又同时具备了客观的寻访与实证，它既要有具象落实于社会的投入，又要有抽象感性的提升，以期成为文学表现的崭新方式”（引自《时报报导文学奖》“前言”）。

台湾评论界一致认为报导文学应该是报导性与文学性相结合，它是文学形态与新闻报导的综合表现。张系国说：“报导文学是包括‘报导’和‘文学’两个意义，所谓‘报导’应该是客观的原则，‘文学’则是主观的见解，报导文学应该是这两种的结合。”

就报导性来说，台湾作家认为，报导文学首先要给人以事实，是真人真事的事实，“而且这个事实必需要有报导性：我们不知道的事实，经过报导后为我们所知；或者我们所知不深，经此报导的发挥，启发我们更深刻的了解与思考”（孟瑶）。

要了解事实，就需要深入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在这方面，台湾作家非常推崇司马迁，认为从《史记》的资料收集与采访的详实可以看到司马迁博大的胸襟与深透的眼光。司马迁早年的读书与巡游，都在做着资料收集的工作，他所收集的资料包括各国的史料、各家的学说，官方的文书、民间的图册、私人的密藏，甚至最新出土的文物等等，然后司马迁还依据所得的资料和实地用眼睛看的、用嘴巴问的、相互查证考核，并用全心意、全人格去感受、去领会，这才下笔写成，这就是司马迁的《史记》为什么具有如此深度与广度的根本原因。

就文学性来说，台湾的作家认为这是报导文学区别于新闻报导、调查报告的重要标志。胡菊人说：“‘文学’两字，表明它是用‘文学笔法’，以‘文学方式’来表现的。否则社会学的‘个案调查’、海洋系的‘污染测验报告’、心理系的‘区民精神病态抽样调查书’，或每一类经过搜集资料、实地访